目　录

袁　鹰　长河回首(前言)…… (1)

上编(1900 年—1949 年)

林　纾　湖心泛月记…… (3)
记超山梅花…… (4)
姚石子　金陵重九游记…… (5)
李叔同　西湖夜游记…… (7)
李大钊　游碣石山杂记…… (8)
五峰游记 …… (13)
许地山　春的林野 …… (16)
朱自清　桨声灯影里的秦淮河 …… (18)
绿 …… (25)
荷塘月色 …… (26)
莱茵河 …… (28)
俞平伯　桨声灯影里的秦淮河 …… (31)
陶然亭的雪 …… (37)
西湖的六月十八夜 …… (42)
雪晚归船 …… (47)
周作人　故乡的野菜 …… (49)
乌篷船 …… (51)
徐蔚南　快阁的紫藤花 …… (53)
山阴道上 …… (55)

需要全本请访问 www.ertongbook.com

孙伏园	长安道上	(58)
孙福熙	红海上的一幕	(67)
谢冰莹	爱晚亭	(69)
徐志摩	我所知道的康桥	(72)
	翡冷翠山居闲话	(80)
	泰山日出	(83)
郑振铎	黄昏的观前街	(85)
	石湖	(89)
郁达夫	钓台的春昼	(92)
	方岩纪静	(98)
	故都的秋	(101)
巴　金	鸟的天堂	(105)
	海珠桥	(107)
老　舍	趵突泉	(110)
夏丏尊	白马湖之冬	(112)
艾　芜	怀大金塔	(114)
	滇东小景	(115)
朱　湘	江行的晨暮	(118)
罗念生	芙蓉城	(120)
沈从文	桃源与沅州	(124)
	常德的船	(130)
叶　紫	岳阳楼	(138)
方令孺	琅琊山游记	(141)
李广田	扇子崖	(154)
戴望舒	在一个边境小站上	(161)
李辉英	故乡的山梨	(167)
何　为	青弋江	(170)

China

郭　风　乡笛……（172）

下编（1949年—　　）

叶圣陶　登雁塔……（177）
游了三个湖……（183）
秦　牧　社稷坛抒情……（189）
古战场春晓……（194）
逛东陵……（198）
许钦文　鉴湖风景如画……（207）
碧　野　天山景物记……（209）
武当山记……（215）
吴祖光　雾里峨眉……（225）
万里长城断想……（234）
长岛观日出记……（238）
菡　子　黄山小记……（243）
香溪……（246）
李若冰　山·湖·草原……（250）
杨　朔　荔枝蜜……（256）
茶花赋……（258）
金字塔夜月……（261）
刘白羽　长江三日……（265）
翡冷翠……（273）
罗马……（283）
冯　牧　澜沧江边的蝴蝶会……（291）
献身树和绞杀树……（297）
曹靖华　凭吊“新处女”……（303）
洱海一枝春……（308）

China

冰　心	樱花赞	(313)
严　阵	牡丹园记	(317)
李健吾	雨中登泰山	(322)
翦伯赞	内蒙访古	(327)
徐　迟	黄山记	(342)
	鄂州市西山记	(347)
李广田	花潮	(350)
	山色	(354)
方　纪	桂林山水	(357)
茅　盾	海南杂忆	(364)
季　薇	横贯探幽	(368)
萧　白	四月阳明	(371)
艾　雯	绿水三千	(376)
郭　风	红军渡口和红军塘	(380)
宗　璞	湖光塔影	(386)
汝　信	罗丹博物馆参观记	(391)
黄河浪	故乡的榕树	(399)
林　林	访仙台鲁迅遗迹	(403)
黄　裳	“一市秋茶说岳王”	(408)
	秦淮拾梦记	(413)
	三访扬州	(418)
艾　煊	太湖秋	(423)
季羡林	琼楼玉宇，高处不胜寒	(427)
杨羽仪	敦煌，大漠的梦	(432)
西　西	交河	(438)
谢大光	鼎湖山听泉	(441)
汪曾祺	湘行二记	(444)

	故乡的食物	(451)
	林肯的鼻子	(462)
郭　枫	老家的树	(466)
陈　村	九寨的秋	(476)
刘再复	读沧海	(481)
巴　桐	香江赋	(485)
余光中	沙田山居	(489)
黄国彬	吐露港的老鹰	(492)
张承志	杭盖怀李陵	(497)
张抗抗	埃菲尔铁塔沉思	(502)
邵燕祥	石头城记	(506)
	大峡谷去来	(510)
王英琦	那有形的和无形的	(514)
鲍　昌	永不休止的西柏林	(521)
李子云	哈莱姆黑人区和 China Town	(526)
王　蒙	苏州赋	(532)
张守仁	俄罗斯白桦林	(535)
	林中速写	(538)
陈慧瑛	星洲如梦	(541)
单　复	海的遐想	(548)
余秋雨	风雨天一阁	(552)
	一个王朝的背影	(564)
蓝　翎	羊肉汤泡琴台	(582)
萧复兴	苏巴什落日	(587)
张昆华	故乡的泥土	(592)
唐达成	嘉峪幽思	(598)
高红十	五台——舞台	(603)

需要全本请访问 www.ertongbook.com

上　　编

（1900年—1949年）

China

林　纾

林纾(1852—1924)，字琴南，号畏庐，别署冷红生等，福建闽候人。主要著作有《畏庐诗存》、《畏庐文集》、《冷红生传》、《先妣事略》、《苍霞精舍后轩记》等。主要译作有小仲马《巴黎茶花女遗事》(与王寿昌合译)、哈葛德《迦因小传》、柯南道尔《歇洛克奇案开场》、莎士比亚《凯撒遗事》、笛福《鲁滨逊飘流记》等四十余种世界名著。

湖心泛月记

杭人佞佛，以六月十九日为佛诞。先一日，阖城士女皆夜出进香于三竺诸寺，有司不能禁，留涌金门待之。

余食既，同陈氏二生霞轩、诒孙亦出城荡舟为湖游。霞轩能洞箫，遂以箫从。月上吴山，雾霭溟蒙，截然划湖之半，幽火明灭相间约丈许者六七处，画船也。洞箫于中流发声，声微细，受风若咽而悽悄哀怨，湖山触之，仿佛若中秋气。雾消月中，湖水纯碧，舟沿白堤止焉。余登锦带桥，霞轩乃吹箫背月而行，入柳荫中。堤柳蓊郁为黑影，柳断处乃见月，霞轩着白袷衫立月中。凉蝉触箫，警而群噪，夜景澄澈，画船经堤下者，咸止而听，有歌而和者。诒孙顾余："此赤壁之续也。"余读东坡《夜泛西湖五绝句》，景物凄黯，忆南宋以前，湖面尚萧寥，恨赤壁之箫弗集于此；然则今夜之游，余固未袭东坡耳。夫以湖山遭幽人踪迹，往往而类，安知百余年后，不有袭我者，宁能责之袭东坡也？

天明入城，二生趣余急为之记。

记超山梅花

夏容伯同声，嗜古士也，隐于栖溪。余与陈吉士、高啸桐买舟访之，约寻梅于超山。

由溪上，易小舟，循浅濑，至超山之北，沿岸已见梅花。里许，遵陆至香海楼，观宋梅。梅身半枯，侧立水次，古干诘屈，苔蟠其身，齿齿作鳞甲，年久苔色幻为铜青。旁列十余树，容伯言皆明产也。景物凄黯无可记。余索然将返。容伯导余过唐玉潜祠下，花乃大盛。纵横交纠，玉雪一色；步武高下，沿梅得径；远馥林麓，近偃陂陁；丛芬积缟，弥满山谷，几四里始出梅窝。阴松列队，下闻溪声，余来船已停濑上矣。余以步，船人以水，沿溪行，路尽适相值也。

是晚仍归栖溪。

迟明，复以小舟绕出山南，花益多于山北。野水古木，渺漫滞翳，小径歧出为八九道，抵梅而尽。至乾元观，观所谓"水洞"者。潭水清冽，怪石怒起水上，水附壁而止。石状豁间，阴绿惨淡，石脉直接旱洞。旱洞居观右偏，三十余级及洞口，深窈沉黑，中有风水荡击之声。同游陈寄湖、涤寰兄弟燕营入，不竟洞而出。潭之右偏，镌"海云洞"三大字，宋赵清献笔也。寻丁西轩父子石像，已剥落，诗碣犹隐隐可读。容伯饭我观中，余举觞叹息，以生平所见梅花，咸不如此之多且盛也。容伯言冬雪霁后，花益奇丽，过于西溪。然西溪余两至，均失梅候。今但作超山梅花记，一寄容伯，一寄余友陈寿慈于福州，寿慈亦嗜梅者也。林纾记。

〔选自《林纾选集·文诗词卷》，
四川人民出版社　1988 年 7 月版〕

姚石子

姚石子(1891—1945)，名光，号复庐，上海金山人。南社诗人，后期负责人。著有《复庐文稿》、《浮梅草》、《荒江樵唱》、《自在室读书随笔》等，辑刊南社及金山、松江地方文献多种。

金陵重九游记

金陵为古帝王都，当大江之冲，所谓龙蟠虎踞石头城也。庚戌秋季，余来游此。重九节登北极阁，造其巅，纵目四望，前牛首，后武湖，钟阜锁其左，大江环其右，全城形胜，历历如指诸掌。呜呼！何其壮也。题名而下，折而东，至明故宫，为太祖之所宅。有驰道直达紫禁城之西安门，城已无有存者，惟东西安门暨正中之午朝门巍然独峙，然亦颓废零落，近方鸠工拆毁，车载驴负以去也。入门有五龙桥，五桥并立，中为御桥，正对洪武门。登桥顾瞻，则见午朝门外，衰草连天，潜焉过之，啜其泣矣。欲于荆棘瓦砾之中，求当时内廷遗址，渺不可得。而回顾西安门外，旌旗飞舞者，则江甯将军驻节处也。故宫之西北为方正学祠，祠之东隅，有血迹碑亭，巨石翼然，赤痕缕缕，摩挲不忍去。呜呼！煮豆燃萁，此明之所以不竞也。

出自祠从东安门，出朝阳门折而东，北行三里许，抵明孝陵前。地势崎岖，山形雄峙，绀宇丹壁，日光澹然，此太祖埋骨处也。陵当钟山之阳，甬道迂回，石琢之人兽夹道而立，无虑数十。门外跨石桥三。入

门为响殿，升阶绕至殿后，又门一重，旁有小舍数椽，乃守陵阿监之所居也。再进上为祭坛，下为隧道。由隧道直达陵前，陵周以垣，荆楚交加，与山相接，几不能辨。登祭坛，凭弔久之。麦秀黍离，荒烟满目，断砖残瓦，聊认前朝，于是欷歔而出。时则残山一角，落日苍茫，驴背沉吟，不堪回顾矣。

吾因之忆去年今日，方在虎林，于雨丝风片之中，拜苍水张公之墓。今年此日复来建业，于疎柳斜阳之外谒胜朝太祖之陵，如此重阳，其真百无聊赖矣！

一九一〇年

需要全本请访问 www.ertongbook.com

李叔同

李叔同(1880—1942)，原籍浙江平湖，生于天津。早年从事戏剧、音乐、绘画和文学活动，参加南社。1918年出家为僧，号弘一，世称弘一法师，研究佛学。

西湖夜游记

壬子七月，予重来杭州，客师范学舍。残暑未歇，庭树肇秋，高楼当风，竟夕寂坐。越六日，偕江、夏二先生游西湖。于时晚晖落红，暮山被紫，游众星散，流萤出林，湖岸风来，轻裾致爽；乃入湖上某亭，命治茗具，又有菱芰陈粲盈几，短童侍坐，狂客披襟，申眉高谈，乐说旧事，庄谐杂作，继以长啸；林鸟惊飞，残灯不华，起视明湖，荧然一碧，远峰苍苍，若隐若现，颇涉遐想。因忆旧游，曩岁来杭，故旧交集，文子耀斋、田子毅侯时相过从一辄饮湖上；岁月如流，倏逾九稔，生者流离，逝者不作，坠欢莫拾，酒痕在衣，刘孝标云，魂魄一去，将同秋草，吾生渺茫可悕然感矣。漏下三箭，秉灯言归，星辰在天，万籁俱寂，野火暗暗，疑似青磷，垂杨沉沉，有如酣睡。归来篝灯，斗室无寐，秋声如雨，我劳如何？目瞑意倦，濡笔记之。

1912年

李大钊

李大钊(1889—1927)，字守常，河北乐亭人。伟大的马克思主义者、中国共产党的创始人之一。曾任北京《晨报》主笔，与陈独秀创办《每周评论》，参加《新青年》编辑工作，发表政论、杂文。是“五四”运动中杰出的组织者和领导者。主要著作有《宋常文集》、《李大钊选集》。

游碣石山杂记

予家渤海之滨，北望辄见碣石，高峰隐峙天际，盖相越仅八十里许。予性乐山，遇崇丘峻岭，每流连弗忍去。而于童年昕夕遥见之碣石，尤为神往。曩者与二三友辈归自津门，卸装昌黎，游兴勃发，时适溽夏，虽盛炎不以泥斯志，相率竟至西五峰韩昌黎祠一憩。是日零雨不止，山中浓雾荡胸，途次所经半石径，崎岖不易行，惟奇花异卉，铺地参天，骤见惊为世外桃源，故不以为苦。犹忆五峰前马家山湾，树林蓊郁接云际，层层碧叶，青透重霄，虽暴雨行其下不知也。初入山，不识路径，牧童樵子又以雨不出，陟一峰巅，徘徊不知何往。乃于无意中大呼：“何处为五峰?”而云树缥缈间，竟有声应者曰：“此外即是五峰。”遂欣然往，相讶为人间奇境。至则守祠人欢迎于门外。延入祠，则用松枝烹茶，更为煮米粥以进，食之别有清味，大异人间烟火气。守祠者刘姓，此为予与碣石山初度之缘，生平此游最乐，故今犹忆之。古诗有云：“而今再过经行处，树老花残僧白头。”重寄感旧之思。予以重来五峰，青山依旧，森树丛茂，不减当年，守祠人仍为前度刘郎，健于

一如曩者，而同游者则易为子默，且仅一人。回首旧游，天涯零散，子蘅则从戎南下，守恒则执法塞北，际青则侨寓云津，乱离身世，而予尚得汗漫到此，不胜今昔之感也已！

五峰在昌黎北十二里，仙人顶迤东，群山矗立，峻岭亘天，怪石高撑云际，五峰环峙，势若列屏。自东向北西历数：曰望海，曰锦绣，曰平斗，最高曰飞来，曰挂月。昌黎祠在山腹，建自有明崇祯年间，本圆通寺旧址，积后叠起，扩其地基，敷筑庭宇，盛植花木，于虚无缥缈间，万树深深，拥空中楼阁。凭垣一眺，东南天海一碧，茫无涯际。俯视人寰，炊烟树影，渺然微矣。

圆通寺规模故小，明季关东边患起，蓟、榆一带，为辽东咽喉，京畿屏障，昌黎尤为榆关内之要隘。军务重镇之驻邑城者，游踪时来五峰。今昌黎祠内有二配像，复有四牌位：(一)署钦差巡抚山永等处地方赞理军务都察院右都御史朱，(二)署钦命督师总率关辽兼制昌、蓟、通、保、登、津等处军务兵部尚书范，(三)钦差分守宣化府兵备道山西布政司参议朱，(四)署知昌黎县事蒋。心窃疑之，迨摩挲断碣，知是祠也，乃朱范等因昌黎二字而建 ，以五峰名胜，必因人始彰，故借文公为名山生色。而四氏之配享，则邑人士所建之生祠也。出祠沿西山坡南行，至挂月峰下，有一洞，石门半掩，苍苔满地，白云出入其中，额曰范公洞。有石刻像，是即祠中配享之范志完也，相传卒于山中，故邑人造像以志之。余闻之乡先生，满清之入关也，首攻昌黎，邑人悉数入城坚守之，围七日不破。虏急于据燕京，遂西行，弃之去。全邑民命，获以保全。朱范诸人，既握兵柄，自必与于此役。然则强臣重镇，虽不能摧败强敌，捍卫疆土，而当亡国之际，尚能死守孤城，厥功亦不可没。故谓数子皆明末遗老，鼎革后隐居于此，信有由也。顾吾以为数子者，或握兵符，或膺疆寄，或职亲民，果于戎马倥偬之际，卧薪尝胆之秋，尚忍荒嬉林泉，流连风景，则明之亡，庸岂无故，而数子者，又乌容辞荒职误国之咎。若至事不可为，满人已僭窃中土，始相率隐避，空山歌哭，借保明室衣冠，则数子者，殆亦不失为明季之伤心人也。后之

游者，得毋兴故明河山之慨乎！

范氏名志完，中州人，予于祠壁见刻其游水岩长歌一首，颇足记此山景物之一般，兹录于左：

游水岩歌（并序）

辛巳春日，予于北平谒孤竹而还，道经昌黎，瞻文公祠。次日，同郡丞冯诗吾蒋魁宇，访胜水岩，过中庵仙人台。东迤则为龙潭、瀑布泉，又东则为西五峰。层峦叠嶂，迥山尘寰。俯而视之，昌邑瀚海，较若列眉，诸峰环峙，若拱若卫，遂据此山之胜，因弄笔记之。

春朝访胜水岩边，桃柳迎风色正妍。偶延二客来翩翩，掀髯相谈意更玄。叠嶂堆里步蹁跹，行行且止共盘旋。山中老树不记年，松子森森似球圆。中峰再上半云烟，层峦相对两峰联。老僧引路视龙潭，上有仙岩下有川。石花层层密似笋，古松斜挂如画悬。龙潭迤东瀑布泉，银碗称来不用盘。把酒峰前杯胪传，椿头菽芽味正鲜。遥望五峰境如仙，二客乘马我腾颠，须臾相会五峰前，景色幽然别有天。诸峰错落如珠璇，三泉涓涓清且涟。松风乌韵春管弦，石洞幽幽可参禅。昌邑城市灿如廛，瀚海汪洋列画船。登高览胜昔先贤，一僧孤立高峰颠。我欲往从解尘缘，佛骨一表法凛然。

文公案前置有枯松，枝作龙形。盖闻祠后有三泉，今仅存其东西二者，中泉正与祠宇相值，巍石壁立，有小泉突出石隙，可一尺。尤侗题壁诗云“五峰清不断，引入白云中。春后山涯雪，秋空海上风。三钩菩提井（祠后有泉三口），一尺大夫松（石线迸松，长仅尺许，寺僧云已数十年矣）。怪石排如笔，森严拱巨公。”而范氏诗中，亦有“三泉涓涓清且涟”之句，则松与泉已久供诗人吟咏之资，泉水自石罅流贯入口，浸润松根，收天然灌溉之利。厥后泉忽涸而松亦随枯，工人伐木，辄加雕成龙形，置案上，为存一故迹也。

挂月峰东南角，层峦高耸，片石突起，作龟形，故名龟石。石上有印月痕，如弓湾然，相传每岁阴历八月十五夜，月华团圆，如挂龟石上，此挂月之所由名也。

自文公祠东绕，出望海峰，下坡沿岭东走，为东五峰，山村四五家，果树环绕，不见屋瓦。山犬不惯见人，辄狺狺狂吠，逐白云出。时值秋梨正熟，与园主话片刻，竟由树摘数十枚赠焉，坚不受价，此种人惟于山陬间尚能遇之，久居都市者乌肯为此。予等坐石上濯足毕，乃踉跄寻故路。途次摘采山花，兼拾松子，不知夕阳已西下岭，倦游归去。长歌采薇，悄然有慕古之思矣。

水岩寺亦碣石胜境之一，在五峰西南五里许。予与子默唱三往，古寺荒凉，了无奇迹。惟正殿阶栏有二石柱，八角菱形，镌唐经文，摩挲久之，苔浸雨蚀，已模糊不克尽识，末署保宁元年，盖越代物也。寺东院有得月亭，每值夏季，游人麇集，地近城市，人迹甚杂，俗嚣侵染，其幽雅迥不若五峰远甚矣。

自邑城入山，东西二馒首山，犄角相持，如天然门户。东馒首山后为桃源山，旧为崔氏有。崔故昌邑望族，累世书香，名流辈出，崔子玉及其哲嗣伯振，均以能文著于时。广修文公祠记，勒碑铭壁，文字俱奇健不群，即子玉作也。录如左：

碣石苍苍，溟海茫茫，佳气孕灵，宜有磊落奇伟任大任者，崛起于其乡。孤竹子青风其杳如耶？相与二三同志，俯仰今古，涔涔下岘山之泪。客有指顾五峰，称道唐贤韩文公者，公家世邑乘有书。明季朱、范两公购置圆通禅院，建公祠。今春晓山贤裔，以妥神之余，大启尔宇，为谒山祠者游憩地。当夫山雨过檐，海月度岭，披云兀坐，手公遗文一编，朗诵数过，觉涛声万里，沸沸松岩间，时而壮公微言阐道，正论格君，使有唐三百年来天下，如乍闻雷霆而复见日月；时复悲公磨蝎之运，遭际屯蹇而卒，气数不易乐道之胸，谗谤益昭永世之名。不禁酹酒阶前，拜首稽首，望我公翩然来下大荒也。同治十三年春崔树宝。

斯文虽寥寥短幅，足见其胸中蕴积，有奇气，匪俗士所能道其只字。更于壁间见一绝句，题为《桃源山访崔子玉》，诗云："寂寞遥天带晚霞，云深何处是君家。渔人未识桃源路，不问樵夫问落花。"知其相

与过从者，亦为一时隐逸清高之士。名山得名士足迹往还其间，草木云烟，当时亦颇不寂寞。厥后伯振亦尝设馆山中，吾友刘允之，即出其门。高躅前修，杳不可复睹，伯振闻亦于近岁以病死。桃源山松梨故宅，近复展转以归他氏有。家山沦落，名士漂零，吾辈游人过其侧者，犹徘徊不忍去。而允之年来牢骚避世，执教鞭于碣阳成美学馆。课余之暇，时或从荒凉云树间，追寻陈迹，故山函丈，形影依稀，纵有松风泉石，亦岂足以塞允之之悲也！

桃源山今主为浙江陈氏，现在燕京，供职督府。闻以束钱四万串购得之。于梨园中构一居宅，颇幽雅。惟以移借道路；与山中人涉讼，恐不得久居此。信乎尘海深山，清浊异趣之扞格不相容也。余居山中，每入城，过陈家山（陈氏改为陈家山），辄羡叹不置，盖吾侪野人，久怀厌倦风尘之思，曩尝与同志抱买山之愿，而苦于无钱。噫！安得黄金三百万，买尽空山净土，为朋辈拓隐之所。斯则吾与青山之缘遇何如，且当于吾与黄金之缘遇何如卜之矣！

碣石山中，猛兽绝少，惟傍晚则有狼狐等小兽出没，曩者亦尝有虎豹藏匿其间。数十年前，樵夫尚于平斗峰山得一死豹。近以人迹日多，兽类避去，故独行深山中，了无顾忌云。

余自山中访允之，再往始遇。盖余以京友函招，须西上，且当旋里一行，故匆匆立谈片刻，仅为子默介绍，恐其独处山中嫌寂寞也。迨自家返昌黎，复与子默、允之等入山一次，居成美学馆二日，备受杜瀛州夫妇之优遇。宗教家之诚恳与世，其爱慕宏感且不绝于余之心矣。惟此荏苒十日间，昌黎惨毙路警五人，已孤棺冷落，寄地藏寺中。彼倭奴者，乃洋洋得意，昂头阔步于中华领土，以戕我国土，伤心之士，能无愤慨？自是昌黎遂为国仇纪念地，山盟海誓，愿中原健儿，勿忘此弥天之耻辱，所以不与倭奴不共戴天者，有如碣石。

山中十日游兴未尽。其中庵龙潭瀑布泉、仙人顶、石佛洞等处，则期以后日焉。

〔原载1913年11月1日《言治》月刊第6期〕

需要全本请访问 www.ertongbook.com